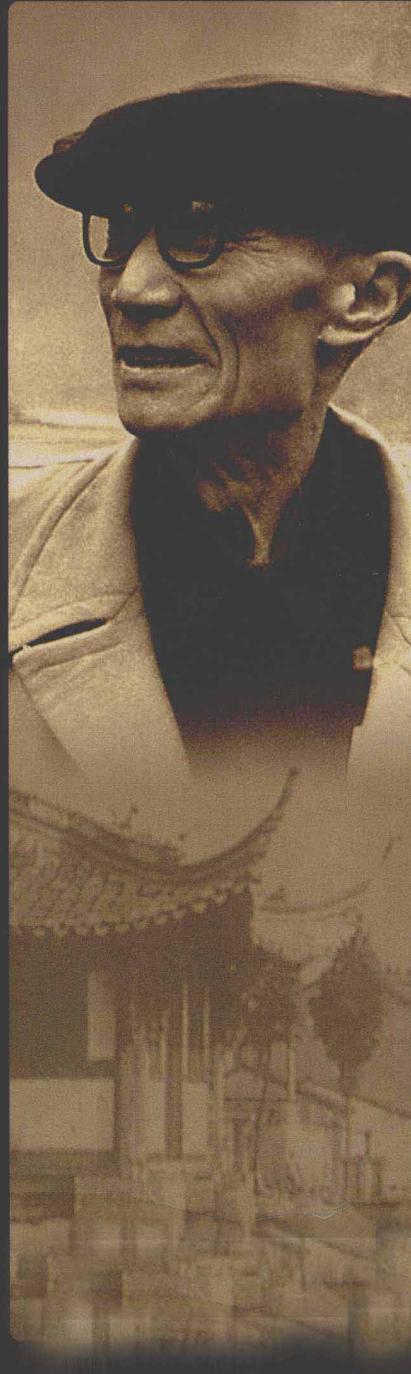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李紫贵 口述
蒋健三 整理

京 剧,
卷

忆江南

李紫贵
口述历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京剧，
京卷

李紫贵 口述
蒋健兰 整理

【春秋部】
李紫贵口述历史
江 南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忆江南：李紫贵口述历史 / 李紫贵口述；蒋健兰整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9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京剧卷)
ISBN 978-7-104-03562-6

I. ①忆… II. ①李… ②蒋… III. ①京剧—戏剧史—南方地区 IV. ①J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236号

忆江南——李紫贵口述历史

策 划：李鸣春 周 扬

责任编辑：王媛媛

书籍设计：正是设计

责任校对：周宝顺

责任印刷：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www.theatrebook.cn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5893022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100097)

印 刷：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38千

版 次：2011年9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3562-6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中國藝術大系
民族音樂卷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郭汉城 刘厚生

主 任 廖 奔

副 主 任 樊国宾

执行主任 李鸣春

总 主 编 周育德

副 主 编 周华斌 刘 祯 刘彦君

执行主编 李鸣春

总 策 划 李鸣春 龙亭戈

总 监 制 樊国宾

(编辑委员会全部委员名单容后公布)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京剧卷》编辑委员会

主编 钮 飚

副主编 陈国卿 金 桐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许俊德 吕锁森 刘 伺 张正治 李纯博 李鸣春 李小琴

李聪辉 李师友 陈国卿 苏 移 张永和 金 桐 和宝堂

钮 飚 黄 克 蒋 莘 谭元杰

创意总监 王春声 李鸣春

装帧设计 正是设计

孙 林 马红胤 王西之 赵丽丽

宣 传 郭媛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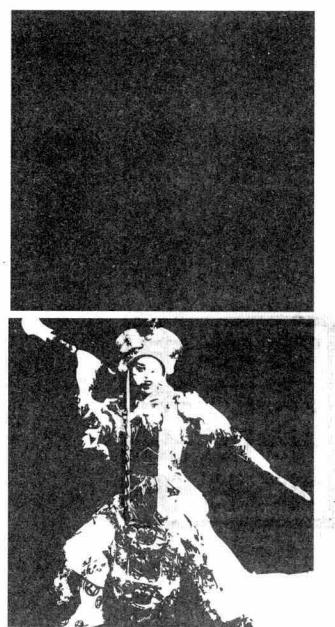
统 筹 许 华

书名题字 李纯博

Peking Opera Volume



Li Zigui Oral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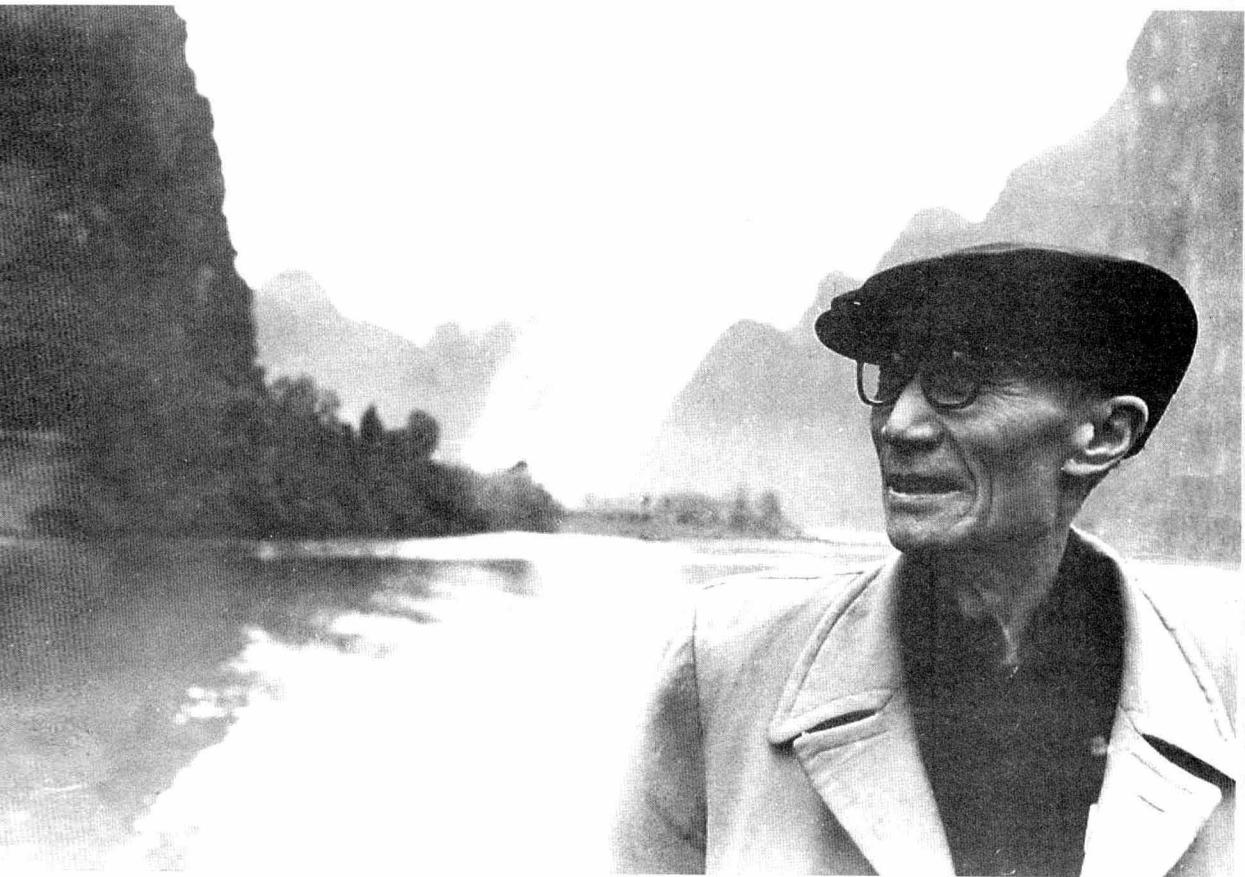


Li Zigui Oral History

李紫贵（1915-1999）京剧老生、导演、教育家。上海市人。原名顺来。出生梨园世家，自幼学习京剧文武老生，兼学武生。8岁登台演出，14岁起在各地搭班演出，16岁担任主演，17岁第一次导演《绝龙岭》，从此既做演员又做导演。抗战时期参加田汉、欧阳予倩等发起组织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使他在艺术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从此立志追求“新平（京）剧”，参与京剧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戏曲学院导演、中国戏曲研究院导演组组长、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至四届理事。





| 李紫贵回首漓江 1984年（四十年后重返桂林）

代序 李紫贵和《忆江南》

忆江
南
——
李紫贵口述历史
Li Zigui Oral History

能够为李紫贵同志口述、蒋健兰同志整理的这一本《忆江南》写序，在我是非常愉快的事。不论写得是否像一篇序、是否是一篇像样的序，我都不顾及，我就是愿意写。按年龄、经历、学养各方面说，紫贵同志都可以算是我的师辈，但我更愿称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于1945年相识，到现在整整五十年了，能说不老吗？但是我们的交往却相当怪——准确地说是相当有趣。

那是1945年大约12月间，抗战胜利不久，大批文艺工作者汇聚重庆，千方百计找机会复员回“下江”。我那时在重庆的官办中电剧团从事话剧工作，紫贵同志则是随四维平剧（即京剧）社于一年前在湘桂云撤退中由广西来到重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重庆戏剧工作者经常聚会的地方之一，是国泰大戏院对面的一个中型茶馆，它后面的院子就是中华剧艺社的宿舍。有一天晚上，我们一些同行正在这个茶馆里“泡”着，一个朋友（我记不住是谁，可能是故友殷野，他是话剧界中同四维诸君子来往最多的人）带来两个30岁上下的人，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一看就像是干戏的人，给我们一桌的人介绍说，这位是李紫贵，这位是曹慕尧。我们请他们坐下聊了起来，就此算是认识了。

我青年时对京剧几乎是剧盲，一窍不通，也没有朋友，只是看过四维在重庆演的《葛嫩娘》，这出戏正是紫贵同志改编、导演的。他们还演过《徽钦二帝》，我已忘了是否看过。我们就从他们演的这些改良京剧谈起。我知道四维剧社同田汉、欧阳

予倩等前辈关系相当密切，倾向进步，当家旦角金素秋以及紫贵等都喜欢同话剧剧人交朋友，因此在茶馆泡了一个晚上，虽然具体内容一点儿也没有记住，却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相谈甚欢。有趣的是，当时重庆电力供应极差，茶馆里只有一只小灯泡，高悬上方，布满灰尘，光度暗得都比不上用灯草的油灯。因此同紫贵、慕髡虽然相识神聊，但对他们的长相、特征却一点儿也没有印象，根本没有看清。我们分别时谁也没有留下地址，也没说要通信，分别就是分别了。其后不久，我随剧团坐木炭汽车走川湘公路转武汉换煤船复员东下上海。四维是民间剧社，没有后台，只能仍在西南辗转流浪。紫贵自己是到了1947年由重庆上游的宜宾回到上海，再去北平进入解放区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参加华东代表团。紫贵为中国戏曲实验学校导演了《白蛇传》，记不清是在看这个戏还是旁的戏时，在剧场里同紫贵不期而遇，擦肩而过，相互都不认识了，又是旁人介绍，这是李紫贵同志，这时……我们都“哎呀”一声，重新见礼，十分高兴。这以后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又十几年没有接触，直到1964年我调到北京中国剧协，才再相见。不幸很快“文革”爆发，我们各自挨整“改造”，又复浪费生命十几年。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就像三级跳远似的一点一点又复悬空，颇使我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朋友越交越老，相知依然不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80年代以来，我们方始常在一起看戏，一起开会，一起评奖，一起出差以至同住一室，交谈研讨，可以说相当频繁。由于紫贵同志是上海京剧世家出身，属于海派，他们李家同周信芳、盖叫天等前辈都有几代人的密切关系。我在上海工作过十几年，因此我们的共同话题和语言也就相当多。我确实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京剧知识，也逐渐了解到他为人的谦虚、朴实、真诚和对艺术的敬业精神。

紫贵同志青少年时做演员，演武生、老生，受海派革新精神的熏陶很深。

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同新文艺工作者接触，开始了京剧导演工作。50年代初，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戏曲导演。他为戏校学生导的田汉老的《白蛇传》，不仅在全国会演中轰动一时，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而且经过几十年不断地加工提高，现在可说已成为新京剧的经典作品了。（顺便说一句，这个戏的演员名单今天看来真是群英荟萃，如花似锦）。50年代中，他又参加苏联专家列斯里的导演训练班，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他和阿甲同志成为几十个学员中仅有的两个戏曲导演。他广泛读书，接受新鲜事物，好学深思，作风正派，受到演员们的尊敬和欢迎。他出身上海，长住北京，融京、海于一炉，导演艺术硕果累累，是真正内行的京剧革新家，在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威信。在近半个世纪京剧革新发展的过程中，紫贵是老黄牛，是带头人，是战士，更是大将。

人们早已注意到，作为导演的紫贵同志，他的艺术实践不仅在京剧，而且几十年来，昆剧、河北梆子、桂剧、晋剧、粤剧等等许多剧种都曾请他去导戏，视野广阔，他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导演。人们也知道紫贵积几十年从艺经验，在戏曲表、导演的理论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真知灼见。1992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由挚友刘乃崇编选的四十余万字《李紫贵戏曲表导演艺术论集》，是他演剧思想的结晶，其中不少篇章都是可以作为青年戏曲艺徒学习的教材，是戏曲革新的宝贵财富，这些都毋庸细说。这里值得提出的是，紫贵同志是京剧世家，他自己投身京剧世界七十余年，艺术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极为丰富，这是他的又一座宝山，还没有大规模地开掘。现在读者们手中拿到的《忆江南》，还只能说是他这个竹筒倒出的第一批豆子。

这本书写的都是20世纪20、30年代南方京剧的许多人物、名剧和演出活动、具体内容，读者看看目录就可明白，不用多说。此书的部分章节

曾在《戏剧电影报》上连载，得到良好的反响。我读了以后，深感不仅所记所述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其中许多资料实际上具有京剧史的价值。比如杭嘉湖水路班子，是南派京剧的一个重要分支；比如《狸猫换太子》、《华丽缘》、《封神榜》等戏，是上海连台本戏的有代表性的大剧目，在一般史论中，都是很少提及或者语焉不详，紫贵在这里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形象描述。我特别对书中以不少篇幅谈及南方的猴戏和张翼鹏的戏，觉得极有价值。张翼鹏是南方非常知名的武生（包括孙悟空猴戏）大演员，在他的艺术盛年，是可以与他父亲盖叫天并肩而立的人物。在许多剧目中，他已创造了同他父亲有所不同的，自己的特殊风格，塑造了新的形象，但他四十多岁即英年早逝，是极为可惜的损失。他一生没有到过北方，多年来对他的艺术的介绍、分析也很少。紫贵在这里填补了一个相当大的空白，令人感激。至于关于周信芳、盖叫天等的几篇论述，都是言之有物，内容充实，既是艺术史料，又是艺术分析，其意义自不待言。

我掩卷思索，像作者这样有良好的记忆力，能够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许多细节，又有大量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丰富材料，更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新的艺术思想，具备这样的条件来回忆南方京剧的种种切切，在当前京剧界内、外，除紫贵同志外没有第二个人！加上蒋健兰同志记录得准确，文笔的朴实生动，这实在是一本广大京剧工作者、京剧史家和评论家以及京剧爱好者值得一读的好书。

紫贵同志的竹筒里的豆子还有的是，比如抗战时期桂黔滇川大后方的京剧活动，也是京剧史上重要的一页。前几年金素秋、傅淑芸所著的《篱下菊》（即金素秋自传），对这一时期已有所忆述，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就包含有不少关于紫贵的艺迹鳞爪。但紫贵也是那个风云时代的过来人，也还是值得从不同的角度（比如京剧革新、戏曲导演等等）大写一番的，紫贵不写，能写的人怕是不多了，南方京剧的其他方面，也仍然是包蕴丰富的矿藏有待开掘。我祝愿紫贵同志老当益壮，壮心不已！我希望乃崇、健兰伉俪再接再厉，继续做“紫贵金矿（京矿）”的开掘者。

刘厚生

李紫贵同志艺术生平

刘乃崇

李紫贵同志今年75岁，从事戏剧工作已经六十七年了。他从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成长为成绩斐然、闻名全国的戏曲导演，是走过一个漫长而又艰巨的历程的。

一、从小接受新事物

紫贵同志出生在上海，从小生活在一个梨园世家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李永福，兄弟两个，都是箱倌。李永福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从北京坐木船到上海的，那大概是在1867年（同治六年）的事，就是京角儿最初南下到上海去的那一批。那个时候，上海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接受新思想较早。京剧在上海得到发展，革新的步子迈得较大，逐渐发展成为海派京剧（南派京剧）。革新的内容，革新的形式，是当时海派京剧的特点。紫贵同志谈起他祖父管盔箱，在盔头上进行的好几种改革，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紫贵同志的伯父、父亲、母亲、叔父和三个姑父都是京剧界的人，各种不同流派的京剧传统，在他家里荟萃于一堂。他们之中有京朝派的京剧，比如他的伯父李少棠，拜的老师是徐小香的弟子沈砚香，曾经陪着谭鑫培唱《八大锤》；他的二姑父是孙菊仙的孙子，虽然不演戏，可一直跟着孙菊仙；他的父亲李庆棠年轻的时候，凡北京到上海去的名角儿，他都陪着唱过。这些长辈当然会给他京派艺术的影响。但是，在1915年（民国



| 李庆棠（李紫贵的父亲）饰哪吒，1936年 天津春合戏院

来的，紫贵同志和张翼鹏的这个戏是同一师承，张翼鹏学来后经过自己的丰富、创造，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紫贵同志后来演这出戏，也就参酌了张翼鹏修改后的演法，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如今上海昆剧团王芝泉演的和中国戏曲学院请紫贵同志的学生赵雅枫来教的《雅观楼》，都和紫贵同志演的是一个路子。

紫贵同志的母亲周德诠，艺名赛吕布，曾在群仙女科班学戏，唱文武小生，在当时的报刊评论中认为是最好的坤角袍带小生，长于演周瑜、吕布一类的人物。紫贵同志的好多戏都是他母亲教的。他还受到他舅父——南方名丑周五宝的影响，因此京派的东西到他手里，就成了京、海杂交的东西。他凭多年来的经验曾和我说：“京派演员应该学点儿海派的东西，京、海杂交可能出现新品种。”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而过去有多少京派、海派的名家互相排斥，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实不如紫贵同志经验所得的见解高明。

紫贵同志小时候，他父亲为他请了周咏泉、刘景田、朱德芳等老师教他老生、武生戏，但他学的绝不止老师所教的那一些。他的伯父、父亲多年来在上海丹桂第一台与周信芳等合作演出连台本戏，那正是紫贵小时候练功、学戏的阶段，成天就在演连台本戏的剧场前台飞后台滚，天长日久，不学也学到了。他的二哥李吉来（小三麻子）是老三麻子（王鸿寿）的弟子，擅演关戏和徽戏；大哥李东来为他二哥的关戏配演周仓，他们的艺术创造，也是紫贵同志吸取的营养；他三哥李瑞来比他大一岁，从小练功、学戏、演戏弟兄两个都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互有影响，瑞

四年）他出生的时候，上海的海派京剧艺术已经发展起来了，紫贵同志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所种下的艺术种子，不可能是那些陈旧的、保守的东西，而更多的是经过海派京剧革新了的东西，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他向他伯父学来的《雅观楼》，这本就是从徐小香的拿手戏传下